

谭元亨 著

中国文化史观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任感的青年学者，从历史的高度上作了宏观的审视与判断，又经过缜密的思考、辨析而形成的独立见解。尽管其中可能有偏颇和欠严密之处，但它的开拓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豁然开朗，学有新意，对此书作评价，应是非过奖之言。

另外，此书文辞优美，学识不菲，既有冷静的剖析，又不乏激情的抒发，与作者谭元亨本人亦是知名文学家有关。古今中外，身兼二任，文学家加史学家者，不乏先例。如今又多了一个，可喜可贺，这是我应专为点出的。

（剑雄整理）

95
K092
15

中国文化史观

谭元亨 著

D48172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C 156240

一部开拓性的学术著作

张 磊

我与元亨同志原本不甚熟悉，只能算是“神交”已久——早读过他的著述，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位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劳作者，成果丰硕，从理论研究到文艺创作乃至译作。令我起敬，因为难能可贵——特别是在“下海”成风的时刻。

他的近作《中国文化史观》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创见颇多，视角独特，文词生动，发人深思，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读后甚感启发。

作者立足于人文科学的贯通基础上，对有哲理性的中国史观作了综观——既有纵考，又有横览；不拘陈说，勇于立言。他首先揭示出发达的史学与贫乏的史观的反差现象，但又指出不宜把传统的中国史观简陋地归结为循环史观或气数史观，因为，这只是囿于形式的扫描。其实，仅就循环史观而言，既有以自然为参照的朴素循环论，复有

以伦理为圆心的循环论和蕴涵生死轮回的循环论。必须作深入的、系统的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论断。显然，作者的见解是新颖的、颇有裨益的。

从上述观念出发，作者把中国史观的历程论定为五阶段：自然史观阶段、伦理史观阶段、本体论史观阶段、实用理性史观阶段、唯物史观阶段。这种构架，形成本书的骨干和特色。作者又以较大篇幅对自古迄今的重要人物的史观加以重新审视和阐释，藉助个案研究把宏观的考察与细部的论证结合起来，由是，使五阶段的发展论获致丰满的内涵。

作者在论述历史哲学时，十分注意文化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他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藉助于文化交融和相互“激活”。春秋战国，是中原文化的相互激活。魏晋南北朝，为南北文化的交融，盛唐之际，则为亚洲文化大聚汇。迄至近代，当是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的逐步融合。所谓的多元文化论，实即立基于这种认识。重视文化——特别是在广义上——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有助于对社会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研究。“激活”论颇有意味，应是阐明历史进程的重要契机。

作为第一部试图从宏观上系统地对中国历史加以反思

并着重阐述历史哲学的演变的专著，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开拓性的著作也必然留下深化与拓展的余地，唯愿
元亨同志持之以恒，继续研讨，以期为人文科学的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

序

吴于廑^①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更是一个高难度的课题，选择它，就已说明作者的勇气，更何况是“半路出家”。这是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作出了这一艰难的选择。

可以看得出，作者花费了多年的功夫，搜阅了中外大量典籍，用自己的头脑作出严肃、深沉的思考，这才有了这部在中国史学界自成一格的、长达近30万字的专著。

我国历代史著浩如烟海，一般涉猎是不行的，陷入其中“不识庐山真面目”亦令人神伤。郭老、范老主编的“通史”，史中带论，阐释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若干规律；近年来亦有若干反思历史的论著，不乏新颖的见解。只可惜较散乱、孤立，多细部的描述，却缺宏观的把握。在这个意

①吴于廑，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原武汉大学副校长，已故。

义上，谭元亨的《中国文化史观》是迄今为止第一部试图从宏观上、科学地系统地对中国整体历史进行反思，尤其是对中国史观发展与演变过程进行揭示和评价的著作。

世界由古至今，其历史演变过程，正是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形成的一部全局的世界史。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也是如此。我很欣赏作者提出的文化相互“激活”等一系列新的观点。春秋战国，中原各国文化相互交融、激活，才有思想史上的伟大一章。魏晋南北朝，则已超出中原文化，而形成南北文化的大交汇。正如作者指出的，盛唐文化，实质上是整个亚洲文化的大交融，对中国文化一次强有力激活。那么，到了近代，自然是整个世界文化的大交融及新的激活了。这一来，中国史就更不是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国别史。令人欣慰的是，作者在提出自己的中国史观演变更之际，亦与西方史观进行了较多的比较，超越了民族或意识形态的狭隘性，有一个更为宏观的视野。

这一“激活”观，正是认真对待人类各民族由闭关自守走向开放联合这一历史过程而提出来的。

这部专著中，类似“激活”的新观点及新论证，都将会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因为这毕竟是一位很有社会责

目 录

一部开拓性的学术著作.....	张 磊 (1)									
序.....	吴于廑 (4)									
第一章 绪论.....	(1)									
1.1 题解 (1)	1.2 缘起：历史研究中的主体精神 (5)	1.3 发达的“史学”与贫乏的史观 (14)								
第二章 概述——中国史观发展史纲要.....	(21)									
2.1 文学的切入——自然史观 (25)	2.2 “德治”的幻梦——伦理史观 (33)	2.3 “神意”的激活——本体论史观 (41)	2.4 “天理”的至尊——实用理性史观 (52)	2.5 价值的嬗变——唯物史观 (61)	2.6 “自由的彼岸”——美学史观 (69)	2.7 小结 (79)				
第三章 古代史观评析.....	(88)									
3.1 分论的随意性选择 (88)	3.2 古老的民族及神——鬼 (祖先)	3.3 老庄的冤屈及其悖论：寓言体的妙用 (97)								
3.4 以自然为蓝本及“五德始终” (107)	3.5 孔孟：历史与伦理秩序同构 (112)	3.6 墨翟：称天而治与暴民政治——在非攻与兼爱的另一面 (123)	3.7 荀况：性恶论与严酷的等级制度 (131)	3.8 商韩：东方的马基雅弗利及阴谋政治 (137)	3.9 屈子：历史的错位，本质上是艺术家的政治家 (143)	3.10 董仲舒：道德的神化与“三统之变” (146)	3.11 《淮南子》—《史记》—《论衡》：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历史的哲理思考 (153)	3.12 “天放”的时代：“越名教而任自然”与“无君论” (167)	3.13 佛学西来：“无历史”观的冲击 (176)	3.14 刘知几——柳宗元——刘禹锡：历史研究中的反传统精神 (185)
3.15 古代社会末世：“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及其弟子 (189)	3.16 “皇帝王霸”与“元会运世” (195)	3.17 程朱理学：“三代之治”的复								

古怀旧心态(201) 3.18 陆王心学：历史皆由“心”出(209) 3.19
末世浊流中的小小浪花(213) 3.20 王夫之：在古代史观的终点上(218)

第四章 近代史观新探——通向唯物史观的艰难

- 历程……… (227)
4.1 历史的沉疴(227) 4.2 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参照(230)
4.3 前历史哲学时期：民主启蒙的先声(235) 4.4 李贽：以人事为因的“一质一文”史观(236) 4.5 黄宗羲：有治法而后有治人(241) 4.6 顾炎武、颜元、戴震、章学诚：历史与伦理之不相容(246) 4.7 近代三大革命运动前夕骤变的历史意识(251) 4.8 太平天国：历史的惯性和新的契机(259) 4.9 戊戌变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与“大同世界”(265) 4.10 梁启超：“心力史观”(270)
4.11 谭嗣同：鲜血昭示于历史(276) 4.12 “君师合一”及历史的危机感(279) 4.13 夏曾佑：文化史观(281) 4.14 严复：“图腾——宗法——军国”说(284) 4.15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288) 4.16 辛亥革命：孙中山的“民生史观”(293) 4.17 李大钊：向唯物史观的转变(298) 4.18 唯物史观在东方的命运(302)

第五章 当代史观断想……… (305)

- 5.1 反常中的必然(305) 5.2 反传统的潜力所在(310)
5.3 西方理想的“道德乌托邦”(313) 5.4 艺术乌托邦与历史的审美价值(321) 5.5 历史的超前意识及逆向置换(328) 5.6 面对“恶”的发展(332) 5.7 不可逾越的此岸(341) 5.8 走向历史的选择(348)

第六章 文化的反思与历史哲学……… (355)

- 后记……… (368)

第一章 絮 论

1.1 题 解

笔者为何选择了这么个题目——文化、史观，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选这个题目是否有标新立异之嫌？

——这，也许是读者见到书名时会产生的疑问。

标新立异么？这一点不错，做学问的人最渴望的就是这个。没有标新立异的心思，墨守成规，那只能一事无成。何况我们正处在一个标新立异的时代，但是，且不要把标新立异当作一种时髦，否则，那就无以标新，更谈不上立异——赶时髦最终只能得个膺制品。不少关于文化的论著，由于对不同历史时期给文化的演变或冲突的影响缺乏宏观的视野及作纵向的把握，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而不少关于历史的论著，又对于民族文化施予不同历史阶段的作用不曾作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难免就变得单薄与枯燥。其实，历史与文化是不可分的。某种文化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对其所处的环境的一切事物的反映。因此，研究文化，也就离不开对文化的载体、对应物——即一定历史时期与具体人的分析。目前史学研究中，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影响在扩大，这在实际上也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势。可以说，史学的容量愈大，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确立便愈有必要——关于这点，我们在文中将会作较全面的论述；而史学视野的开阔，本身也说明了历史的进步——而今，文化的因素愈来愈引

人注目，由“隐性”而走向了“显性”——这毕竟是全人类所共同创造的。只拘于帝王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古代史学愈来愈表现出其狭隘性及非科学性了。也只有这个时候，史学家们才能理直气壮地宣布：“历史是由人民所创造的。”

那么，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国老一辈社会科学家、“五四”运动的旗手及领袖许德珩先生，曾经用过异常洗练的一句话，道出了历史与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性。他是这么说的：

过去的文化是历史，
现实的历史是文化。

我想，这便可以作此书的题解——因为它亦反映了一种历史观。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有过“文化史观”。例如启蒙时期的伏尔泰及中国近代学者夏曾佑都曾提出过，恐怕不少人都很熟悉。对这句话，当然还需作严谨的论证。会有不少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这很自然。甚至“什么是历史”，古今中外的回答也大相径庭呢。尤其是问到历史学家时，更叫人如坠五里云雾。

进入20世纪以来，关于历史，有的人说，既往的历史都是伪历史，只有思想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对事件的理解与估价必然导致它的再现与复活，于是一切历史便都是当代史。这是著名的哲学家克罗齐的观点。科林伍德则更进一步说，“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所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因为实证主义、科学主义者强调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有人则重提古希腊经典时代的观点：历史是一门艺术，它不仅有实践功能、认识价值，尤有审美价值。可以说，历史就是一切——艺术、哲学、科学，却又什么都不是。由于历史决定论被推向了极端，又有人宣称，历史无规律可寻，只有个别，没有一般；存在主义者甚至说，历史不过是个人的历史，其发展不过“表现为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没有意义可言；历史是不可知的，历史就是

虚无……。“新史学”出现了，它强调的是重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而历史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提出了总体历史理论。至于在中国，史家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做了不少工作，但总的来说，史学界还是相当沉闷与寂寞——由于僵化的模式带来的窒息，迄今，仍需作必要的启蒙，许多争论的题目均在重复人家的过去。关于自己的现在，反而茫然无知。

在动笔写这部专著之前，我一遇到史学界的名流，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一说到中国人的历史观，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说得不知所以然，似乎没有人关注过这个题目。要么，就不屑道，不就是循环史观，气数史观，还能有什么呢？大可一言以蔽之。有的，可以把西方史观发展演变，神学史观、理性史观、利益史观……说得头头是道，可一说到中国史观，就茫茫然了。在一个史学相当发达（这是举世公认的）的国家，却如此缺乏史识，这在他人是无法理解的，我在北美与欧洲讲学之际，就遇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解释也难以说清——能说中国人只重视实证而缺乏抽象思维，或者只顾拥有浩瀚的史料却不愿从中发现规律么？不，不，这里有很深的文化渊源，不是三两句话可以说得清的。

所以，赴西方讲学，我准备了这么厚厚的一迭研究与思考的资料，近30万字，通过至少是三次以上的讲授，才让人家多少有点明白。包括有一次与一位搞思维科学的著名学者对话，也耗费了整整几个星期。当然，历史观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方将文艺复兴前的西方思维统称为线性思维，而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思维方式，他们以约75年约一代人作为一个阶段，认为经历了逆向思维、进化思维、多元思维、辩证思维……一直发展到本世纪末的悟性思维——这是西方思维科学的一个新成就。而我们呢，早在庄禅哲学时，不已经有了悟性思维？为何今天的线性思维反而还那么“不可一世”呢？

无疑，对史学的高层与深层研究，科学、系统地对中国史观作一宏观的把握，也是对旧的思维方式作一次认真的清算。

例如，人们常用“循环史观”、“气数史观”来概括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究其底蕴，其实质内涵却完全不一样。如循环史观，有以自然为蓝本，亦有以轮回转世为依据；四季更换，月圆月缺，皆可谓之循环，生生死死，托体投胎，也同样为循环——这是显而易见的。也还有更精致的循环观，这就是以伦理准则为圆心，划出了大循环与小循环来：大者，“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王朝兴衰，天道更替，几百年一劫也；小者，则在于心的“知止——有定——能静——能安——能虑——能得”再回至“知止”，以这种道德自律涵盖历史……

而“气数史观”也大致如此。

所以，简单以“循环史观”或“气数史观”来概括中国史观，显然是不科学的，缺乏必要的分析、研究以及理论上的探索，如果还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足以教世界的同仁们贻笑大方。

所以，我决定下苦功夫来啃这枚“酸果”。

在一边积累资料，系统分析之际，我力图扩大自己的视野，所以，也着手译一点西方的史学著作，如美国著名学者A·斯坦恩的《历史哲学与价值问题》，我惊奇地发现，在我归纳出的中国古代的“自然史观”的内涵中，与当今世界推崇的“生存史观”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处，如关于环境保护、复归大自然等等。

然而，中国史观的演变史，毕竟与西方史观发展史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到现当代已有了不少的融合，尤其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之际，我得努力从中寻找出其自身的规律。

我这么做了。

与此同时，我亦得知，若干重点大学，已拨巨资投入研究西方史观发展史的选题中，自己亦有意识去听取了有关这一研究的

课题。不知怎的，我感到由衷的悲哀——他们这一研究已进行了七八个年头了。我不得不加快了自己的速度，而且在基本上没有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个课题：我在一非重点大学，选题也列为非重点选题，连这选题的意义都没法让有关部门弄清楚。然而，我总算完成了，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拿到了国际的讲坛上。

不管这一课题研究的命运如何，我始终觉得——而且也为海外的著名学者所公认，对中国人的历史观作出深入的而不是表面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科学的而不是机械的研究，毕竟是有极其重大意义的，而且是发人深省的，对于今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多少有所贡献——至少在典籍上。

是的，中国人的历史观，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具有消极的一面。积极一面，使得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具有罕见的自信心与自制力，消极的一面，便是安于宿命，缺乏那种“冲天的”历史的奋发主动精神。我将在下面提出自己的全部新的观点，揭示其发展规律。我不得不贸然这么做，以“为天下先”。

我不敢与上面提及过的权威及其浩瀚的经典作什么抗辩，重“建文化史观”的理论亦非我力所能及。我之所以仍在喋喋不休，只因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且当作胡说八道，也不失为一家之言，以供批驳，若能引得关注，忘书而怜题，则已为大幸。

是为题解。

1.2 缘起：历史研究中的主体精神

我刚刚坠入到一组历史人物的云雾之中（本人近作《三潘传》，已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潘即潘汉年、潘梓年、潘

菽。他们自晚清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长征、西安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解放后出现的曲折中，大都处于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他们的建树与不幸、深刻与无奈，均是无法切割开的。他们就是整整一部历史，是中华古国20世纪断代史上的启示录，他们身上折射出的历史信息，比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要丰富得多、也沉重得多。他们不单纯是历史的比例尺，所以，把他们说成是某段历史的缩影，就已经造成了遮蔽。当我选择这些人物时，我并没意识到这些。一个人的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大厦中的一片瓦、一块砖，他的传记也决不能是史料的缀合，一位只会编辑、组织与缝合史料的传记作家，是永远不会理解历史的。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历史学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李大钊就曾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西方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科林伍德，也猛烈地抨击了“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强调要问一个史实“意味着什么”，只有这样，“就是走出了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的世界而步入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历史学不是靠抄录最好的资料的证词，而是靠得出你自己的结论而写了出来”（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英文版260页）。

所以，当我完成这部传记时，就问了自己一句：什么是历史？

竟无言以答。

我能以三言两语作出概括么？

对于我来说，它恰如一个永恒的谜语，多少人的探究无以达到它的底蕴，但它又并不是绝对不可知的；它甚至是一个禅宗的公案，处处是机锋与棒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说出来就成了限制，“是”便成了“不是”，反而更加不可捉摸了。

“历史”这个词，具有太沉重的份量了。

它不是沉睡的陵寝，惟有帝王将相在那享受其歿后的虚荣。它是历史学家战斗的疆场，他们在那调兵遣将，让这死亡了的

世界重新充满生机与活力，从而去了解人类神秘的命运，也知道自己是谁。

一切都在涌来。一切又都在流逝。古往今来，多少哲人的名言齐上心头。最易于记起而又最沉重的莫过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什么都不复存在了，惟余我茕茕孑立。而“我”的历史感又涵盖了一切。

此时，“我”能回答历史是什么吗？

但，人毕竟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当人作为历史研究中的主体时，他恰恰对于历史的本身就是主体，他的研究本身就是在创造。历史的研究同样是历史的创造，他永远不可以超脱于历史之外“以物观物”。自然，有的人对这一点是明确的，司马迁作《史记》就明确讲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有的人不承认，孔子的“述而不作”便是如此，但是，后人却由此得到了“春秋笔法”，晓知微言大义。因此，无论如何，史家本身，也都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在参与创造历史。

凭此，就不难解释为何同一段历史，古人写了，今人又写，今人写了，也绝不敢说后人不会再写。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写法，不仅是不同的表述方式，而且有不同的思想与观点。被视为“贼”与“寇”的，也可能当作了英雄——这是最简单的例子。涉及到历史人物本身，差异就更大了。有的说是愚顽，但有的说是聪慧，有的说功大于过，有的则说十恶不赦……本来，离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愈近反而说不清，愈远，说法又不一；新的考古发现，也可能改变整整一段历史的表述；而一个新的历史